

自画
自说

我表达“不精明的外星人”

◆ 姚金凌

以金星人为主题以表达个人的宇宙观，着重在自己多年来在艺术形式上的探索。我积累了多个油画系列，意在表达我的艺术语言和图式的创意，希望听到美术界朋友和艺术爱好者有所反响、批评与指点。我的画展大标题是“不精明的外星人”，是我对人们通常描绘的外星人有所不同，采用了反向思维的表述。国外影视中出现的外星人多是气势汹汹的入侵地球者，而我的“金星人”是无欲无求，天真无邪，可爱多姿，毫无心机的物种，即使隐身来到地球，只是好奇而已。

我看地球人倒是非常复杂的物种。这里我说的地球人是不分国家种族的，说的是地球人的共性。它通常有两面性，展示在公众面前多数是浮面的一半。复杂的内心世界是我们看不到的另一半。所以我画了《半脸》系列。这难以洞察的另一半脸不一定是阴险的，它可能也是善良正直与美好的，亦可能是邪恶卑鄙与丑陋的。这原是地球人基因中埋藏着善良与罪恶的双重性。我们不要回避人性中的自私、贪婪。若地球上某个族群中的首领为了罪恶目的，故意挑逗、诱发无知人群的暴力，可以使他们演变似野兽般的凶残（这有历史的见证并有现实的见证）。反之，贤明的首领可以引导人性向着善良、道义、互爱的方向发扬，限止私欲的膨胀。让地球人向着高贵的精神文明进化，这比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更为重要千百倍。



■ 金星人——夏游河上（油画）姚金凌作

《草书》系列是我近年发展的简约画风之一。我欣赏中国书法艺术尤其是狂草，我并非真在油画布上书写草书，而是像写草书似的作画，以线条勾勒形象，但求下笔

概括洗练，逸笔草草，柔中有刚，刚柔相济。在画面底色中画上几笔隐约可见的“非草书”，手法上可谓“画用书写，书用画出”，着力于图面之整体，重在意蕴之生动。

角色虚拟与生活原态

◆ 白璠

新作
解析



■ 涉（油画）白璠作

如果说城市是有性别的话，那么我们面前的这座都市——上海，无疑是偏女性的。月份牌、老电影、张爱玲……这些挥之不去的海上印象，这些曾经老上海的标志性元素，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淡出人

们的视线，相反是更彰显出时代赋予她的荣耀。

过去的，当下的，构筑着这座城市无尽的妩媚与浮华；受惠于她的滋养，血脉中流淌着她的气息，在潜意识中就时时会涌动着对接的冲动。《沉香》《入境》系列也许正是在这种情怀中孕育而生的，它多少弥补了老上海人积压许久的一种期许，排遣了心中时有的莫名悸动。

这些都市水墨系列，反就单个女性的扮相，不妨可把它解读为“新仕女”画。这些画，营造的是基于某种不可言状的怀旧眷恋的幻化，或舒展，或聚拢，或小憩，或冥想，或顾盼……均无甚情节，然在这松懒的景致背后，虚构着臆想中的情景剧，举手投足间，似乎发生过什么，或者将要发生些什么，这些不确定陡然间就提升了悬念，加剧了某种好奇与猜测。在虚拟的主旨下，性别

的错位反而会“入味”三分，伺机在假想与“自以为是”的合围中捕捉最佳，假如机缘惠顾，不期而遇的惊喜便会降临。

间或画些男女组合和单个男性人物，纯然是随意间的感悟所至而选了躁动社会中的饮食男女。规避了看山望水、临风惆怅的怀古摹拟，现今的生态已绝无可能再还原古人的情致，我执迷于所熟稔的周遭生活原态，它似乎也在引诱着我，企盼我寄意其中，而我也乐得半推半就，适得其所。图像的语义于是在不断的推敲建构中崭露雏形，肢体的虚拟在平衡与失衡中传递着种种信息，一些不经意的图像不期而遇，时时纠结与撩拨着我的心绪，是过往的，抑或其他，没有标准答案；隐隐之中，在语境的投射下，视界的感应模糊了它的边界而不断延伸，在语焉不详中寓意却得到了保留……

典故
新语

关于时间和虚荣

◆ 朱玉萍

导语：西班牙浪漫主义画派画家戈雅逝世于4月15日，他是西班牙艺术史上位承前启后的过渡性人物。作为宫廷画师，他为许多西班牙贵族妇女画过肖像，也因此更深刻地理解了贵妇关于虚荣的那些事。

馆藏于里尔美术博物馆的《老妇人》（又名《时间》）是弗朗西斯科·何塞·德·戈雅—卢西恩特斯的代表作之一。在画面上有三个人物，两个苍老的妇人，一位衣着华贵，一位朴素无华；还有他们身后那个有着翅膀的老者，像是充满警惕地关心着贵妇人，又

像在图谋着什么。戈雅在这件作品中融入了时间的寓言，让时间实体化，成为了一个活生生的人。时间在这里就是一种现实的存在，他就伏在我们身后，不管我们愿不愿意，他都会在我们的身上开出皱纹，变红我们的眼圈，让我们干涸，他就是苦难的根源。让时间以寓言形象出现，是一种传统图像表达手法，而戈雅为其赋予了一种令人不安的新鲜感，让整个气氛显得有些压抑。时间老人在不断向前倾斜，让老妇人难以察觉。

人们认出，贵妇人头上的珠宝是钻石镶嵌而成的箭形首饰，这是西班牙皇后玛

利亚·路易莎1800年从情人那里得到的礼物，在戈雅的巨大画作《查尔斯四世全家福》里也出现过。因此，大部分人认为这位贵妇人就是皇后本人，她因道德沦丧和贪婪权力而备受指责。《老妇人》创作时，西班牙正值外族统治，1808年至1814年期间，西班牙人民的起义此起彼伏，不列颠军队在惠灵顿带领下，帮助西班牙人民抗击法国。画中“Quetal?（近来可好？）”是对一张岁月侵蚀的脸发出的问候，也许是在问候西班牙王室，在那时，面对一系列历史灾难，他们已无力行使权力，承担责任。

文化
艺谈

韩天衡 艺术成功之路有感

◆ 郝铁川

由于多年在宣传、文化、教育领域工作，我对韩天衡先生的往事略知一二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，他为了挚爱的艺术，多次婉拒了做官的机会。韩先生19岁参军，在部队服役十年，潜心艺术，深受部队首长赏识，多次要他当干部。但他为了专注艺术，避免行政工作的干扰，均婉言谢绝，直到复员，始终是一位义务兵。他一直自嘲：在我国军队系统内，十年的义务兵可能只有我一个！韩先生1980年进上海中国画院，1984年上海市文化局找他谈话，要提他任副院长，他不愿意当，因为他怕分散从事艺术创作的时间，经过再三“讨价还价”，最终达成了确保每周工作四个半天，其他时间确保艺术创作，才同意上任。但一到60岁，他就提出让贤、退休。

我认为，韩先生如此不贪恋仕途，是他成为著名艺术家的重要原因。我不否认世界上确有一些人能做到当官、创作两不误，但那毕竟是少之又少。试看那些举世公认的伟大艺术家，有几个是当官的？还有一些本来很有艺术天赋，有望取得巨大艺术成就，但一不小心进入仕途，最后成为一个庸人或非驴非马的半吊子。因此，我有一个不甚成熟的想法：如欲做一个真正的艺术家，必须远离艺术行政化道路。所以然者何？

第一，艺术的本质是自由，做官的本质是尚同。没有自由的心灵，难有创作的冲动；没有驰骋的想象，难有独特的作品。试看世上伟大的艺术家，哪一个不是追求自由、个性解放的精灵？裴多菲“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；若为自由故，两者皆可抛”的诗句道尽了文化人对自由的酷爱。没有自由，就没有艺术，就没有艺术家。然而，做官就不能追求艺术家的那种自由了。官场上一般是首长负责制，追求政令的统一，岂容你别出心裁、别具一格？“官大一级压死人”、“伴君如伴虎”也不是不可能的事。职业不同，要求不同。如果一个人又能保持自由，又能仕途顺遂，若不是有什么后台背景，那必定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。

第二，艺术靠闲暇来维持，当官靠办事来度日。任何人每天都只有24小时，任何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。艺术创作需要在闲暇中静心构思，当官需要在忙忙碌碌中处理公务。两者的思维都要保持一定的连续性，突然中断艺术思维去处理公务，或者突然中断管理思维去创作艺术，这都不符合各自的工作规律性。特别是艺术创作的特点是灵感，灵感稍纵即逝，当灵感来时却不能一气呵成，去做和灵感毫无关系的事情，那无疑是痛苦无比的事情。

第三，艺术需要寂寞自然，又当官又搞艺术，容易用行政权力抬高自己、打压别人，滋生腐败，污染艺术。这方面的事例，古今中外比比皆是。艺术家也是人，有了权力、缺乏监督，同样容易腐败。权力具有自腐性，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败。为了捍卫艺术的高尚，守护艺术的净土，艺术家与权力保持适当距离，是艺术家应有的良知。

回顾韩天衡先生的艺术成功之路，我更坚信了这一点。艺术创作需要的自由，更是成就艺术家的重要因素。艺术家，为了艺术的纯洁，还请虔诚守望艺术的麦田。